藏書世紀列傳

五之七

三

漢書門
類 八八二〇 號
函 六七 架
冊 三四 一二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八八二〇 號
冊 三四 函 二八六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20
冊數 34 (3)
函號 286 6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藏書世紀卷五

南北兵爭

南朝晉牛氏

元帝司馬懿曾孫瑯琊恭王之子也初用王導計出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侍左右及懷帝被虜愍帝嗣立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西都不守羣臣因請即帝位既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敦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元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橐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

元帝嘗曰孤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亦有心肝因王導言絕酒亦有骨氣

淺草文庫

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還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明帝元帝子也聰明有斷時兵凶歲饑王敦外叛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可觀矣在位三年

成帝明帝子也少而聰敏及庾亮徵蘇峻峻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斃帝聞之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乃飲藥而死留心萬幾務在簡約在位七年

康帝成帝母弟也中書令庾冰以母氏當朝言国有强敵宜立長君遂以爲嗣在位三年

嘗正色斥致誣以不孝謀遂止

史称京華無故庾之資嘗宅類咸陽之火帝言多疎不死于神宜書也

穆帝康帝子也年三歲即位褚太后臨朝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輔政在位十七年

哀帝成帝子也餌方士藥有疾崇德太后復臨朝在位四年

海西公哀帝母弟也即位六年桓溫函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因諷崇德太后下令廢奕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十一月妖賊許龍晨到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帝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

桓溫以床第易評言帝爲闇逐行廢帝

不可再深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寢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家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薨

簡文帝元帝少子也桓溫立之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在位三年

武帝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幼而聰悟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而溺於酒色好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在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嘗有萬歲天子時張貴人有寵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恚因帝醉夜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魘暴死在位二十四年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其子元顯專權竟不究其事

安帝武帝長子也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暑凡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明昌之後有二帝劉裕將謀禪密使王紹之縊帝而立恭帝在位二十三年

恭帝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於琅琊第宋永初二年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弑之在位二年

陳明卿曰晉明帝享國不遠亦足觀矣斬王敦前鋒何康令敦憤死此一着大快人意鎮制威權州分江漢曾

帝公每于朝堂暗操曾稽王來軒朝知朝宴舉而太后詔曰共秀玄虛神機外

簡文肆一醉于鳥帝飛千觴于長夜而謝安歎精理不減先帝何昭明既少而傷無正人安亦負東山矣

無幾何京華無厦庾之資宮室類咸陽之火作濠濮想
清談差勝豈高秋凋候耶乃向長星勸一杯酒雖精理
不減其氣短矣

定亂代興

宋

劉裕小字寄奴裕素貧時人莫知唯琅琊王謐知之裕常
負刀逵社錢三萬被逵執不得號謐代之償故裕德謐後
裕伐荻新洲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聞有杵臼聲見
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裕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
射合藥傅之耳裕曰王何不遂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死
裕叱之皆散走裕遂收藥而反以傳金創無不立驗孫恩
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
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衆數千裕與戰所將人多

裕嘗遊京口竹林寺講堂有五色龍章

患手瘡沙門以黃藥愈之

宋之不聽參軍裕言

欲與玄和而牢之縊

死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元興元年桓玄篡位遷晉主於潯陽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私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

桓玄夫婦其服

玄妻劉氏尚書令毓之女亦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脩尋還京口裕以此託疾不與修偕行而與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等密謀起兵矣玄聞義兵起懼而謂所親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也時衆咸推裕爲盟主庚申裕鎮石頭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

初克京口斬修以徇

裕心

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相裕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遐而告裕曰君相貴不可言裕笑曰相若准當用君爲司馬至是叟詣裕裕遂用焉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追及玄大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至枚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而桓玄滅晉主至自江陵詔進裕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之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燕衆鮮卑貪婪不知

相人妙用

叟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不應忘司馬之言

抗表伐燕已有成筭不待過大峴而色喜也

遠計進利虜獲遐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恃久不過進據臨朐遐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矣超聞晉師至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粮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筭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粮棲畝人無匱乏之憂

胡濟之策共良文成以之破宸濠

虛聲

妙筭

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桑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於是因齊地粮備悉停江淮漕運超求救於秦秦王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于洛陽若晉軍不退卽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敵耳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

容先遣逆設此言耶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乎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進攻獲超送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盧循反廣州循孫恩妹壻也時裕將鎮下邳進攻河洛聞循反乃班師次于山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大喜四月裕至都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鎮南將軍何無忌又與循衆徐道覆戰死孟昶懼欲擁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追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是解江北亦安得至設使得志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

不遷都不分屯是爲卒中二大罰

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議者又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氣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或可冀也戊午裕移鎮石頭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果泊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二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爲孫處所破循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八年荊州刺史劉

又用前策

舟中麾斧折艫沉子水衆懼而帝笑曰昔

覆舟之役亦如此猶桓玄時也

狠

道規患疾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知毅終爲異端遣參軍王鎮惡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而劉毅滅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往伐譙縱求救于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爲元帥衆謂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聽卽以齡石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大衆發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雷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尅日圍城戊辰縱棄城走壬申齡石入成都縱自縊死譙縱滅而成都平初裕平齊卽有定關洛意遇盧循反故止至是聞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十三年裕表伐關洛乃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十三年衆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

華譯文天子自稱集令桓立之時天命已改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

徐羨之傳亮當無異圖此戒太子語也

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監田王鎮惡尅長安禽姚泓而關洛平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畧趙魏聞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歸遂代晉國號宋三年宋主殂年六十葬蔣山謚武皇帝裕微時耕於丹徒至受命摴蒱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宮見之而問不覺有慚色孝武大明中壞宋主所居陰室起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主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即位一年居處所爲多乖失徐羨之傅亮廢爲營陽王復弒之

何如文帝語待孔熙以滯于集書自理自罪而併責選人○政化亦稱元嘉而劉彭城王事大謬

六年多長夜飲然外有奏事蕭然整容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傅亮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惜其不自量力橫挑强胡使司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遂爲子劭所弒在位三十年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舉兵誅劭自立在位十一年機警勇決文章華贍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禿筆書自免奢慾敗度待諸弟如讐

廢帝子業武帝子既即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壽寂之等弒之而立湘東王彧在位一年

令小黃門於殿內堰錢以爲私藏

明帝彧文帝子暴虐諸王宋子孫盡矣在位八年

蒼梧王昱明帝子嬖人李道兒所生也初彧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故昱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端午太后賜扇昱嫌其不華令太醫煑酖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後以太后令追廢爲蒼梧王在位五年

順帝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帝王家遂被弑在位三年年十一

陳明卿曰異哉前廢帝之夢太后也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君之相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命所歸應還文帝后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然以文帝之賢語泄衾裀難結凶豎祚不終矣況其他乎宋武誅內清外而嗣若此子孫在江南者靡有孑遺嗚呼司馬氏亦靈矣哉○宋武之不能有天下也伺秦者如赫連如拓跋皆未易攘而盡也從征諸將無不欲東關中未可知而江南落于誰手夏王勃勃崔浩皆已洞其關膈矣

[illegible]以文帝之賢暗邪金[illegible]論曰晉[illegible]
天命大命[illegible]勳罪文帝[illegible]東王[illegible]出果文帝[illegible]
無人事之時[illegible]短劍[illegible]入輒見[illegible]雖[illegible]並[illegible]
則明明曰異[illegible]前[illegible]帝之[illegible]太[illegible]曰[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十一

中書孫干齡與休範有密契曰宜據梁山高叱之

解衣高叫自應有此

誅暴代立

齊蕭氏

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也宋明帝即位以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爲天子故明帝疑之及明帝崩蒼梧王即位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元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宋主加道成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卧以安衆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

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知休範已斬也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勔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于白下宮內傳言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遣軍主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戮死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

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於國今害之誰為汝盡力故止

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休範平後蒼梧漸有克暴屢欲害道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卧裸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指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歛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期而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即中道成臍蒼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期何如道成成名既重蒼梧深忌之道成憂懼乃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秋七月七夕楊玉夫等弑之而立順帝道成即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謀代宋建元元年道成即帝位國號齊封順帝為汝陰王仍弑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死齊

主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每日使我臨天下一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在位三年

武帝高帝長子也在位十一年

廢帝鬱林王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勑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及即位西昌侯鸞有異志謀弒之乃稱廢帝矯情飾詐陰懷鄙慝嘗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淫虐不道等事遂遇弒

毒發

海陵王鬱林弟也蕭鸞立之復弒之而自立

毒發

明帝鸞高帝之姪即位五年大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遺前古未有也

毒發

後廢帝東昏侯明帝子在位二年委任羣小誅諸宰臣又鑿金為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大虐無道大臣恐懼乃謀應蕭衍遂被弒

毒發

和帝寶融明帝子東昏之亂長史蕭穎胄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前鋒諸軍事及蕭穎胄卒蕭衍遂代齊廢寶融為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飲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擂焉在位二

又曰毒

遇成卯翼鳶而鳶盡殺遇成子孫宜天為劉氏張眼睛

年

陳明卿曰史稱高帝大拯時艱武帝外表無塵機事平理而鬱林以下何不振也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剪除諸弟何預他人故休裕休仁休若誅死而道成以就官爲代位嗚呼有天下者亦自庇其本根也哉

誅暴代立

梁蕭氏

梁武嘗謂蕭子恪子範曰建武末年我起義兵爲卿兄弟報仇亦無恥甚矣

蕭衍蘭陵人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目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踊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爲衛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由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號曰八友齊明帝將廢鬱林每與衍密謀及齊明即位性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曲但乘折角小牛車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齊明崩遺詔

宋齊屠滅故主而掩有姬嬪則自梁武始

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衍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船之備、二年冬、衍長兄懿、被害信至、衍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爲王、天監元年、衍自立爲帝、國號梁、

時以宗廟去牲則爲不復血食所快

八年、魏取梁三關、十六年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爲之、普通五年、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是年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

梁武宗以佛戒罪而罪宜不可懺也

讀書屬文、謚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妃、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臘鵞及諸物、埋于墓側、後梁主聞之、遣檢掘得鵞物、大驚悉誅道士、以故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王遂爲所弑、年八十三、

殺生多矣有累冥道

壽○發○○

武帝少而篤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

史稱高祖屑旰嗜慾眷恋軒冕得其所難滯于所易而以致衣冠蓬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

梁武帝貪于氏女于樊城殺明帝子孫悉妃故主之妃而于其遺腹貪壽陽作堰死者十餘萬人甚且殺其子孫尚欲勤勤布施即捨身耶非耶

荅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閒、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在位四十八年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即位二年、爲侯景所制、旋見廢

帝幼而聰慧、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信、求面試、覩筆立成、武帝嘆曰、我常以東阿爲虛今果然矣、及長、器宇寬弘、眄睞則目光觸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然傷于輕靡、時

自爲序行立身行道終始若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乎欺暗室豈說三光數至于此命

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并諸經傳、共六百六十餘卷、並行于世、既見廢、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麗消、死于此、後王偉與彭儁王修纂進觴而前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日久、使臣上壽、簡文笑曰、已禪位、何得言陛下、遂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此、既醉而寢、儁進土囊、遂死、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死、太子神明端嶷、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弑、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

也何如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侯景孤軍犯闕使元帝與邵陵夾攻必濟邵陵一挫而元帝持兵觀望以武帝簡文尚在弟姪皆在不如留以殺之爲已也

元帝繹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二年侯景叛舉兵圍臺城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繹移檄討侯景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繹立爲帝繹攻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著孝德傳忠臣傳等書共五百餘卷在位三年

敬帝蕭詧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及侯景作亂蕭繹攻詧兄譽于湘州詧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會大雨景至詧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詧與魏師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詧稱帝于其國詧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居常怏怏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詧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卷並行于世在位三年

陳明卿曰、朱雀橋南有者、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蕭非之也、非然石頭幾不據矣、順之齊高之父也、高留弟偉守襄陽曰、當置心於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不媿其父矣、亡何溺於釋氏、樹置失所、子孫化之、文莽潢腹、德義不聞、祥亦不旺、觀國者則于其氣哉、

定亂代立

陳陳氏

陳霸先、少倜儻、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爲當時推服、嘗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以軍功除高要太守、二年冬、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授霸先東揚州刺史、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進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進霸先位司空、及魏平江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白尋陽、方入居朝堂、而齊遣送貞

或說霸先止曰、君辱臣死、誰敢愛命、俟行計決矣

僧辯以一州之力破侯景復建康而以納主死

陽侯明還王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九月霸先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自城北踰入因風縱火僧辯就禽于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即位太平八年霸先代梁即帝位國號陳在位二年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强敵乃召臨川王蒨嗣位

稱帝不二年而子孫殄盡是亦不可以已乎

文帝武帝姪也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一夜內刺閤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鏘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强苦如此在位七年

廢帝文帝長子性仁弱國柄歸于安成王頊頊廢帝爲庶

海王而自立在位三年

修城獲錦一六二百年后當有疑人修破吾城者

宣帝武帝次姪也是時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思反侵地强弱之形既異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畧地遂至江際在位十四年

史臣曰後主昔在儲宮且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定名天人之望矣至于禮樂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籍廣闢四門是以待

后主宣帝子也在位六年初隋文帝篡周甚敦隣好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班師仍遣使赴弔修敵國禮書稱名姓頓首而後主益驕荒于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豫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嬖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

詔之往平
袁金馬稽
卓之秀雲
集石渠且
浮山航海
朝貢者往
往歲至矣
自魏正始
晉中朝以
來書臣雖
有識治者
皆以文學
相處罕關
庶務朝章
大典方參
議焉文案
簿領咸委
小吏浸以
成俗迄至
于陳後主

夕達旦以此爲常隋文帝謂高熲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曰吾將顯行天誅即以晉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管來討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韓禽虎率衆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官皆遁唯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于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既見隋文帝給賜甚厚令班同三品每預宴爲不奏吳樂恐傷其心監者言叔寶與子弟等日飲一石終日沉

（好計）

（此時飲）

因術未遑
改革故施
文慶就客
卿之徒專
掌軍國要
務好點左
道以哀劉
爲功自取
身受不行
國司是以
朝經墮廢
禍生隣國
斯亦運鍾
百六世王
迍邅非唯
人事不自
蓋天意然
也

醉罕有醒時隋文時使節其酒既而曰聖人任其性事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絕妙）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後從至仁壽宮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中人密啟告急叔寶正飲酒初不知省高熲至猶見啟在牀下尚未開封此亦大可笑李生曰樗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此之謂矣（是賞是罰）

卓吾子曰劉裕以讖故弒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帝禪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久已失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于琅琊第夫裕之功德巍巍四海皈心

久矣晉氏衰弱已極即以瑯琊一區處之如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兵人踰垣而入弑之也雖司馬懿之毒必發虐必報然裕者亦可以省此毒手矣連弑二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即位未幾復爲傅亮所弑子孫繼立自相屠夷無子遺者而蕭道成遂勒兵而入毒亦遂發矣蕭道成之來也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爲蒼梧所害出不得已于是焉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弑蒼梧而即帝位封順帝爲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無足虞者乃復弑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死何也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廢寶融爲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摺之此亦蕭道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衍之手者又可逃乎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蕭衍亦決不肯留種矣最好笑者蕭衍斷死刑則泣以麵爲犧牲而以昭明太子故盡殺道士略無慚顏卒致太子死而身爲侯景所弑其子簡文求死不得竟什絕于土囊之口矣又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死其毒不更慘耶夫我以生金進彼彼亦以土囊進我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口以代梁故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遭遇隋堅刻毒異甚反哀而禮之爲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陳霸先之不

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于種福之加萬倍于施大道不爽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何其自種毒而不悔也

陳明卿曰卓吾此論甚正勝讀放生文以麵爲犧牲而殺道士如草芥今之放生者如是○此敗定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此隋文帝目叔寶語也雖然爲篡弑之子孫計痛飲眞吾師也

藏書世紀卷六

北朝漢劉淵

劉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中平中單于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劉氏雖分居部然皆家居晉陽

隨陸何嘗不武絳灌何嘗不文淵之局量亦在此數語

汾淵之濱咸寧五年以淵爲匈奴左部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耻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絶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於武帝帝詔與語大悅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珧進曰臣觀淵之才當今無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平涼州恐涼州方有難耳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儁傑幽冀名儒高門秀士無不至者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

從上濟本書之言則用之從楊珧孔恂之言則宜勿用之要之天生人材如何沒埋得住如何閑防得盡獨齊王攸勸除劉元海而王渾稱爲長者以身保之真可笑耳

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穎敗、淵命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我單于積德在躬、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讐敵乎、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不當爲培塿、且夫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即漢王位、追尊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遂進據河東、攻滿坂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即皇帝位、遷都平陽、四年、淵卒、子和立、

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傑之券時璽也得者增泉元海光三字因以河瑞改年史言元海人傑五部高

劉聰淵第四子也年十四窕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淵死聰殺其兄和即皇帝位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攻陷平昌門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時愍帝即位長安聰復遣劉曜等攻陷長安降愍帝晉大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粲少雋傑自爲宰相威福任情既嗣位荒耽酒色軍國之事一決於靳準準作亂勒兵入宮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淵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滿一旦推雄并仁義而盜之矣

史言仗天子以行驅驅秦與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

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晉劉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進攻準斬之劉曜徙都長安改稱趙後爲趙石勒所滅

陳明卿曰劉淵之稱漢裔也慙矣哉然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似也否者曜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已而聰死準亂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果漢也何其世之不長也名姓亦難盜矣哉○崔甚嘗語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終南山崩得白玉一方銘曰皇亡皇亡敗趙昌或以爲勒滅之徵劉均曰此言皇室將爲趙亦敗趙因之昌趙昌之應在

史言殺戰士而官奔酌戎杯而酒醒豈石氏之興欲何不支之甚也

石勒不在我也竟亦微風之揺豈斯張鉅翅哉

後趙石勒

以劉曜稱趙在前也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其志將來必爲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饑亂并州刺史東海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亦在賣中既賣與茌平人爲奴每耕作常聞鼓角之聲勒告諸奴曰吾幼時在家恒聞如是音聲奴家隣馬牧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托於桑遂拓集桃豹逮明等爲羣盜及劉淵稱漢勒乃歸淵淵以勒爲輔漢將軍淵死劉聰又授勒征東大將軍

火言遠喻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育詞倜儻焚元超于苦縣戮彭祖于寒國

亦一時傑也

琨遣書勒各書皆英雄本色

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爲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南攻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進至襄城滅王如復屯江西勒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母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琨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因遺琨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即於葛陂

依然肅上東門時

處置得分

賓一策

勒計已決但爲霖雨

繕室宇課農造舟徙攻建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飢疫死者大半才膺乃勸勒先遣效晉朝求掃平河朔勒愀然長嘯嘆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也孔萇支雄等進曰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船三十餘道乘夜登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

據之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廻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相事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廻何懼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波郡向水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聞冰船盡在濟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水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水聞勒軍至

奪船設伏因擒以此三考下鄴

賓策

始欲內其船而雄等已渡也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勒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而設三伏以待之冰忽解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破之又因其資長驅至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自潰今四海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就六眷屯於渚

賓策三

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粮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甚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討不及設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計可指辰而定矣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進突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諸將突出擊之生擒末柸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梲尸三十餘里就六眷遣使求和并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耳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勒以段末柸爲子署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遂專心歸附而王浚威勢衰矣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即以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將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

聲震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
畧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
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
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
丸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
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
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
飢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
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
修怨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

深中琨前書計

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
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
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塞衢巷使兵不得發也勒
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封王浚首獻捷於劉
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婁瀍率衆十餘萬討勒勒
以孔萇爲前鋒都督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自輕騎與
瀍戰僞收衆而北瀍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瀍軍大
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
自稱趙王并降匹磾寢有平定中原關關江左之志矣會
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

知進知退知存知亡

不敢爲寇時逖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是以復與勒修好兗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初勒與李陽隣居歲爭滙麻池逖相毆擊至是謂武鄉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乃使召陽既至勒引陽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及祖逖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害之阬其衆三萬人勒好書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識達如此後勒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金谷曜太子熙等奔上邽虎復剋上邽執太子熙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進剋集木且羌於河西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即皇帝位晉荆州牧陶侃使使來聘致江南之珍勒因饗高句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絶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也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它孤兒

此人志無恥

眞語也恐光武亦難並驅

二劉之間自擬不倫列於韓彭則定評也

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輊豈可擬乎

勒以咸和七年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石虎勒之從子也性殘忍好馳獵游蕩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曰毋將殺之母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小忍之虎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軍中有勇幹策畧與已侔者輒方便殺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阬斬士女尠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及勒即位授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

不長進

嚴而不煩所以優勝恨不能容人耳

出語卒易

虎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乃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荊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稱趙天王立其子邃爲太子虎荒游廢政而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邃遂有深寵權傾其父虎遷都鄴以咸康三年稱大趙天王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虎次子河間公宣樂安公韜亦有寵於虎邃疾之乃私謂庶子李顏等曰吾欲行冒頓之事虎

虎壽後趙石虎世紀　卷六　十一

聞之大怒、殺邃而立其子宣爲太子、又命宣與石韜生殺拜除、皆迭自省決、不復啟聞、宣素惡韜、亦謂所幸楊柘曰、韜凶豎悖逆、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柘等許諾、遂殺韜、虎不勝悲怒、乃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百法焚燒、初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虎得而嬖之、生子世、至是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兒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定議立世爲太子、虎在位十五歲而卒、世即位、尊劉氏爲太后、臨朝、石遵聞虎死、屯於河南、姚弋仲

（皮言父子衒鬻兄弟隙墻土未煙禍亂若此）

（虎○毒○發○了○○○○）

（胎訓若此）

（虎○毒○發○了○）

（正○是○毒○發○）

符洪、石閔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於李城、說遵行大事、遵從之、至安陽、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大武前殿、擗踊盡哀、假劉氏令、曰、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尋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既而立子衍、閔甚失望、密謀廢遵、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遵、及其太子衍、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即位、以石閔爲大將軍、時石祇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亦欲誅閔

（虎○毒○發○了○）

皆入也鳳陽門閔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閔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而死者不可計數于時高鼻多鬚濫死者半石琨奔據冀州段龕奔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符洪據枋頭衆各數萬仍率衆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走閔又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齋書召張沉等使乘虛襲鄴遣者以

史臣曰世龍之興晉人已病其嘯永曾之沫羯士亦熾其類無德不相此之理乎

告閔閔馳還殺鑒并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十日虎小兒混將妻妾數人奔晉亦被斬於建康虎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年自立復姓冉氏國號魏八年慕容儁遣慕容恪攻鄴擒閔斬之

陳明卿曰倚嘯上東門志必不降琨上書亦多事然徵遐膺用賓中流失亡舟楫靡所之矣觀其逆首於逖終逖之世不敢也豫州以徐光言不殺廷尉續咸爲停將作勒亦未易材也虎最幼兒亦斬建康再閔殺其五

自殘殺者八腹腸穢惡豈融灰能洗耶○石虎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阿鐵者太子遂也未幾殺遂殺宜并殺其子矣

燕慕容廆

慕容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曾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琊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瑯琊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

廆之所以勝勸此通使琅琊名義正也

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攻乞得龜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廆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僞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僞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于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

與侃箋曰王敦唱禍于前蘇峻肆毒於后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于傾汜君侯若戮力盡心據兗之郊使

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今憑阻堅城上下勠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于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晉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宰謝萬復伐燕以燕兵大盛即引還衆遂驚潰於是許昌

阿義之士倒戈付甲則勍寇必滅國賊必除侃議欲進廆爲燕王廆卒乃止

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

潁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暐立、年十一、初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治之主也、陛下若以臣爲能、臣請輔少主、儁喜曰、汝爲周公、吾復何憂、乃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死、垂奔秦、暐爲苻堅所滅、李生曰、慕容儁何如二字、大類劉先生臨終之語、含着北地王諶不立、含着諸葛公不授挈、而傳之木偶可笑也、陳明卿曰、卓吾之所見權也、慕容儁父子之所守正也、天不祚慕容矣、改立何爲

與古擅繼亂之策黠乘邪虜之汙東志圖閒右

秦苻洪苻堅

苻洪、氐人也、世爲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畧、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宗人蒲光蒲突共推洪爲盟主、石虎以洪爲龍驤將軍、處於枋頭、累有戰功、及石遵卽位、洪乃遣使降晉、永和六年、晉以洪爲薊州刺史、洪謂博士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在吾數中矣、初虎以麻秋鎮抱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晏鴦洪、洪世子健覺而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以中州可指日而定也、今兒困豎子中原、非汝

亦快人

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洪死健嗣位去秦王號遣使告喪於晉時京兆杜洪竊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健密圖關中乃僞受石秪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既而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諸城盡陷健引兵至長安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晉永和八年健即皇帝位十年桓溫率衆四萬趨長安健遣其太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溫衆大飢

乃歸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中死健乃立其子生爲太子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博學多才王猛呂婆樓强汪梁平老等並爲其羽翼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位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將謀伐晉乃授符融征南大將軍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不可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

丈言曰王猛以弘材緯軍國符融以懿戚

蔡謨論權薛以諫直直進規諫鄧張以忠勇秉威畧

王猛曰上下安和權翼曰君臣輯睦皆所以止伐晉也

宜正禮讓之

王化畧計吾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權與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冲江左偉才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築室於道百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吾當與誰言之乎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鮮卑羌羯攢

聚如林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羣臣以堅信重沙門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東南公何不爲蒼生一言乎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妾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動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耳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堅弗聽于

賢沙門

賢人

賢太子

慕容垂請殺評堅不聽用令爲范陽太守不用其言而亂其室可與共大下乎

時獨慕容垂以爲可伐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卿乎堅銳意用兵寢不能旦是時彗星掃天井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輔國楊亮攻蜀援五城進攻涪城及萬歲城皆拔之堅大怒悉發諸州十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遣將苻融張蚝梁成慕容暐慕容垂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涼州之兵達于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汴頓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

苻以擁衆太多氣盈而貶可笑此乞伏乾歸反於隴西勸命其兄子國仁遣討之果偕反何其不曉事也

等率衆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千人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見其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憮然始有懼色時張蚝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不止融馳騎畧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追擊至於青

崗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潛然流涕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矣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至二十餘萬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雄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因責冲曰爾輩羣奴何爲送死冲曰既厭奴若復欲取爾見代耳即率衆登城入據長安縱兵大掠堅走至五將山姚長遣吳忠圍之堅衆奔散忠執堅以歸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

陳明卿曰符氏平燕定蜀擒代吞凉未幾昆陽一敗步搖燒亂侯陳嗣閒宗社以屋身首不保雖符堅磨厲以須天亦不祚況符丕乎氐種不終雄關隴之聲殞乎

西燕慕容冲

西燕慕容冲既得長安、長燕王垂之彊、將軍韓延因衆心怨冲、殺之、立將軍段隨爲燕王、慕容永殺段隨、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爲帝、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兵不敢進、乃築燕熙城而居之、永、廆弟之孫也、于是長安遂爲姚萇所取、已而西燕又弒其主忠、而立慕容永、後燕王垂攻拔長子、殺西燕王永、得所純七萬餘戶而西燕亡、

（符堅以冲爲弄兒、西燕亡而後燕興、然不禁臣下之屠戮也）

後燕慕容垂

慕容垂、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慕

容儁即位以垂爲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于符堅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五百戶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此二句垂用不久自）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垂

冀諫堅不從仍遣將率衆三千送垂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帥之于鄴西會丁令翟斌謀逼洛陽丕乃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氐騎三千爲垂之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不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同人）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急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爲亡虜也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燒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好語）

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衆至二十餘萬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濟自石門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於是垂定都中山即位改元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二年而死死時年七十一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弒之隆安三年南燕王德即位廣固

南燕慕容德

慕容德皝之少子也苻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德還次滎陽言于曜曰昔句踐敗於會稽終獲吳

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曜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立德爲冀州牧鎮鄴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德乃自鄴徙于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逼大魏西接彊秦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十餘萬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險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此亦兩漢之關中河內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部諸縣悉降置守宰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進據瑯琊徐充之士附者十餘萬目瑯琊

而北迎者四萬餘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德遂入廣固四年即皇帝位時桓玄將行簒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等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講武于城西步兵三千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七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

慕容超德兄子也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王公內外無不畏憚劉裕率師討之超被擒國滅

陳明卿曰史言慕容超陷宿豫而貽禍啟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甚矣僞祚之不永也

史言慕容垂以雄畧見猜而庇身寬政淮南失律河朔分魔滏五萬於河曲招七郡於黎陽翩翩獨世之佳虜矣

後秦姚萇

姚弋仲羌人也劉曜之平長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奸亂之萌矣勒竟誅約勒既死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正色謂石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不之責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廻避虎甚重之後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

（虎尚知重義士）

（羌○胡○反○重○仵○義○平○）

（妨　誅妙正平　勒勒）

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虎曰兒死來愁邪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奸盜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虎亦恕而不責坐授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貫甲跨馬不辭而去遂滅梁犢以功加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石祗僭號于襄國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山廬澤大破之弋仲有子四

虎亦能容直人乎

十二人嘗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八年卒年七十三

襄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雄武多才藝善撫納士衆愛敬之晉遣使拜襄并州刺史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會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又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後弘農楊亮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屬將圖

關中符生遣符堅鄧羌等要之戰于三原襄爲堅所殺萇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畧廓落任率諸兄奇之襄使萇率諸弟降于符生及符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堅既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萇遣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西州豪族率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尅後符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校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將率騎圍堅殺之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萇遂據長安即皇帝位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并慈之費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後疾篤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奮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血出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死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萇卒子興自立爲帝傳子弘爲劉裕所滅

陳明卿曰史稱弋仲抗直詞於暴王歸順鳴哀得正而斃斯亦賢矣其裔取紛絳陷許洛欵僭燕蕃僞蜀平隴

右靜河西豈不炳焉既而委凉都於禿髮受朔方於赫連崇詭說禮桑門儲用殫竭非天喪也

北魏索頭虜

其先出黃帝玄囂氏受封北国有君鮮卑山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

北魏本名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晉惠帝末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爲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駝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駞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雁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駞有救騰之功宜以其地處之又上表乞封盧愍帝初進盧爲代王盧死子幼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壯勇衆復附之其後爲苻堅所破執還安長堅敗乃復北歸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疋知而匿之常討西部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什翼犍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

也、犍死、孫珪代立、是時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垂死、子寶嗣、珪自率步騎四萬餘、襲取幷州、又攻常山拔之、常山以東諸郡縣皆附于代、惟中山鄴信都爲燕守、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廢粮、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進攻信都、信都降、遂圍中山、寶奔龍城、珪遂入中山、遣別將取鄴、慕容德自鄴奔滑臺、珪遂王有中州、改稱曰魏、而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珪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珪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之、

先是北魏[illegible]生橋[illegible]

妾與珪子清河王私通、王因欲殺珪、令萬人爲內應、珪聞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珪死、次子齊王嗣代立、謚珪爲開道武皇帝、永初三年、克滑臺、又克虎牢、嗣死、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鬬、恐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初赫連勃勃築城、號統萬、至是燾伐夏、渡河捨輜重、以輕兵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議燾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今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遂行、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勃勃

羣臣更自[illegible]京邑城[illegible]屈丐蒸上築城而[illegible]滅之是在城也屈丐即赫連氏夏王勃

尚堅守、燾退軍、遣騎五千、西掠居民、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粮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攻之、勃勃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燾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生擒夏主赫連昌、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宋元嘉十七年、魏號太平真君元年也、元嘉二十二年、燾誅沙門、毀佛書佛像、二十五年、魏殺其司徒崔浩、二十七年、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二十八年、燾掠民戶、燒邑屋去、凡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稱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槊上、樂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明年魏主燾爲宗愛所殺、謚爲太

后內寵李奕弘因事誣奕后遂殺之

即位二年詔曰頃在宮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恒人有易心號爲聚斂誅鼓迎新相屬於路

武皇帝、孫濬嗣立、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代立、弘勤於位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汚、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遂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弘自爲魏太上、馮太后怨太上、密行鴆毒、而自臨朝稱制、太后死、宏乃行三年喪、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諶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

期於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慇懃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就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眞所謂華矣、是年齊蕭鸞弒其君而自立、宏謀大舉伐之、至壽陽、衆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南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二十一年、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淺處置之、戒曰、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永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火既競起、不辨淺處、溺死及斬首不知其數、永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二十二年、魏拔新野、是年蕭鸞死、魏聞齊有喪、還師、二十三年、齊侵魏、宏自將禦齊師、還殂于穀城原、宏幼有至性、年四歲時、魏主弘患癰、宏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弘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文明太后以宏聰聖、將謀廢宏、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禧將立之、賴元丕、中等固諫、乃止、宏亦不(眞)(愛)(王)撫念諸弟如初、宦官譖宏於太后、太后杖宏數十、宏不自申明、聽

大有王者無象

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百官大小無不留心每言凡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宏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對者必留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好爲文章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宏文也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髀骨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在位二十九年廟號文帝次子恪代立幸感高肇等用事在位十六年而詡立年始六歲胡太后臨朝后淫

帝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已史復不書將何以懼于烈出成楊王使其子忠諸烈得出而諸王疎遠次弟諸死爾朱一入斬首就戮烈忠實帝禍之人是歲熒惑入南斗衆星北流及聞修之既立曰虜亦應天乎

文帝孫宇文泰所立以繼孝武

殲目甚遂殤殺詡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釗在位十二年壽十九歲爾朱榮舉兵而入立孝文姪子倭而沉胡后及釗于泗水及子攸誅榮爾朱世隆乃反與爾朱兆共立長廣王曄遷子攸于晉陽弒之子攸在位三年世隆又以曄疎遠廢之而立閔帝恭恭亦孝文姪也時高歡起兵誅爾朱氏入洛陽以恭神采英毅恐後難制又廢之而立修恭在位一年既失位乃賦詩云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立可待一年二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遂遇弒武帝修孝文姪孫時高歡專恣修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修懼奔長安依宇文泰歡追之不及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

靜帝則高歡所立 東魏

于洛陽、選于鄴、是爲東魏、

東魏靜帝善見、高歡立之、在位十七年、爲高洋所篡、善見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秀文風、高歡以逐君之醜、頗盡臣禮、高澄嗣位、以大將軍黎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監、察魏主動靜、澄常侍善見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善見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季舒歐善見三拳、奮衣而出、善見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志意動君子、澄乃幽善見於含章堂、後遂禪位高洋、遇酖而崩、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沈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歡不加羈絆、剪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各色別爲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輦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爾朱兆、榮曰、

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爾朱兆入洛執莊帝以北歡乃以書諭兆言不宜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等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大半猶不可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自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毆允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

歡曰兆來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果爲其穿鼻

賀拔允作用

在王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走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感悅咸願附從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所過麥地輒下步牽馬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白封歡爲渤海王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等僞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人號哭歡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

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乃可衆願奉歡歡曰此亦難事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爲主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也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諭以討爾朱兆之意遂建義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永熙元年進拔鄴城據之爾朱兆責歡昔已歡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柱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粟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奔并州歡至洛陽廢節閔而立修修即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遂配節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曄而帥師北伐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賚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永熙二年正月賚泰奄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兆自縊死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文泰歡入洛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

（衛將軍叱臣段蔚等又難磨滅）

（嘗議遷都于鄴帝不欲而中止及與帝隙便宇文氏得迎帝此大誤也）

（是爲西魏）

歡曰少其故佚景者唯恭容紹宗耳

爾朱榮入洛欲悉誅百官紹宗諫之爾朱兆欲以鎮兵子高歡將紹宗誅之神武知人之哲也

始分爲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足軍國政務皆歸於歡

太平五年歡卒

文襄澄歡長子也歡卒澄嗣爲大將軍東魏主不堪憂辱乃與嗣部郎中元瑾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我身且不暇惜況于妃嬪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澄乃下床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而澄先爲其下所殺

文宣高洋歡第二子也初高澄死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殂似是天意及洋將赴晉陽入辭魏帝見之失色曰此人又似不能容吾不知死所矣於是徐之才盛言宜受魏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洋乃鑄像以卜之一寫而成洋意遂決及篡位留心政術故宰相楊愔得盡匡贊之力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躭湎肆行淫暴無所不至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後嗜酒成疾不復能

神武曰此兒意識過吾

所至薛嬪忽意其佞與高岳私通斬首置懷出之席上支解其尸矣其鄙爲甚甚

食自知不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十月殂太子遂即位以常山王演爲太師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未幾演啟太皇后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令演入纂太統太后戒演曰勿令濟南有它也演即位立世子百年纔五歲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演乃徵濟南王如晉陽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因出獵有兎驚馬墜地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詔以嗣子冲耿可徵長廣王湛繼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

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卒湛即位封百年爲樂陵王既而白虹圍日再重齊王欲以百年厭之百年自知不絕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齊主令左右亂捶又令拽之遶堂以行且捶且拽所過血遍地氣息將盡乃斬棄之池中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毒發書矣）

后主緯號無愁天子周武帝代齊執緯以歸殺之夷其族

陳明卿曰歡嘗云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燮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志矣財物豈可嘗守耶斯其志遠矣豈在人下者擢人授任在于得材拔之厮養間虛聲無實罕見任用嘗令諸子抽亂絲

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亦不媿神武裔也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泰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修禮軍後又隨爾朱榮遷晉陽後又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既而從岳入關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朝政泰請往觀歡歡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詭陳忠款苦求復命乃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西次平涼表泰爲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爲憂侯莫

即用神武之術

野議論

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衆而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之泰至平涼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魏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泰志在討悅而未有朝旨大衆未集因假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奬王室魏帝因詔泰爲大都督統賀拔岳軍泰乃責悅以殺賀拔岳遂引兵上隴悅遁走泰命原州都督追悅斬之傳首洛陽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志深倚泰歡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元斌之解斯椿鎮武牢泰謂左右

封還神武書亦兄手跡

王基勸歡承宇文太初入關擊滅之歡不從遂終身不新耳

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不能渡河決戰緣津據守大事去矣即以都督趙貴從別道趣并州都督李賢將精騎赴洛陽會斌之解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乃奉魏帝都長安魏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玉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

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而降梁、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粮糒、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月、欽爲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姪宇文護、世子覺嗣位、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宗儒好古、凡所

沙苑所獲因俘什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

宮闕士皆得其力

至是而魏亡

施設皆倣古而爲之、

閔帝泰第三子、篡西魏、即位未一年、宇文護弒之、而立毓、

毒弑

明帝在位四年、宇文護憚之、復進毒、垂沒、口授遺詔曰、朕子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弘我周家、必此人也、遂卒、

毒弑

武帝邕泰第四子也、即位十年、誅宇文護、初周主每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人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琰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入斬之、并收護子弟親黨、皆殺之、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

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十四年召諸將論以伐齊
親帥軍六萬克晉州十二月又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
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
勉之將戰有司請換馬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大軍次并
州齊主走鄴并州平乃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
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復帥六軍趨鄴圍之禽齊主諸行
臺州鎮悉降明年遣將破陳師于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
是年崩年三十六帝自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己勵精聽
覽不怠用法嚴整群下畏服布袍布被無金寶之飾後宮
嬪御不過十餘人至于校兵閱武出行山谷履涉勤苦皆

諸侯宮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嬪御之少一至于此雖不永年已近師矣

史稱岷峨掩袂翻成淚容之盛漢淫勤王無救宗國之殞

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每
宴會將士必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躬在行陣果決能斷
故能得士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欲遂平突厥定江南
而不幸死矣

天元即位昵近小逞奢欲捶人至二百四十謂之天杖在
位一年卒而楊堅爲大司馬堅天元后父也

靜帝立二年楊堅弒之而篡其位書弒書篡以受遺也

陳明卿曰高氏屢入近畿戀國吞噬守文殄伐僻仗材
雄沙苑有昆陽之捷引農見城濮之勳幾類曹公之于
漢獻矣殺太子欽拏戮濤宮盡誅茹茹誠卿叔子等三

千人無爲甚乎

藏書世紀卷六

藏書世紀卷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隋二世共三十六年

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位至柱國隋國公堅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沈深嚴重以父勲授驃騎大將軍周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即位堅襲爵隋國公建德中從平齊天元即位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時天元病喑不能言靜帝幼冲堅入侍疾因受遺輔政堅使人謂御正李德林曰今欲與公

設亡陳女樂曰此音似啼使聞亡國之音聞關中飢而不御酒肉者及期惜乎不本

堅自云不滿嬖幸五子同毋而于同毋弟

之整賛則死之太子勇即親母廢之秦王俊及勝及諒皆不免

楊素以見秦除學士

共事必不得辭又夜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九月堅進大丞相殺陳王純辛未殺代王達滕王逌十二月進爵爲王建隋國大定元年堅遂篡位降封周靜帝爲介公初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及篡位憤惋愈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殺諸王弑靜帝因

得賍吏而失人君之体如何好著

七情不平能破人国如此

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十二年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塡阬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喜怒不恒又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爲太子仁壽四年寢疾暴崩廣爲之也在位二十四年

煬帝廣大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淵北跨洛凡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

（更言徵天下廣師至東都者萬餘人）

（入其苑生氣已消索）

石蓋輸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以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凡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植楊柳、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海方丈蓬萊瀛州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緣渠作十六院門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剪綵為花葉、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十六院、競以肴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主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秋行至江都、發顯仁宮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廟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青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脚、皆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八櫂數千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詔議定輿

（今日嵐頗盛尼飭厨傳者卿之可省御廚）

服儀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堪氈毳之用者烏程有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不可上百姓欲取鶴乃伐樹根鶴恐其殺子自拔氈毛投地或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禽鳥自獻羽三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文武之盛近世莫及也又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過鴈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突厥啟民可汗與公主來朝行宮乃令爲大帳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及其部落數日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一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因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郎裴矩知主好遠略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主于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然經郡縣疲於迎送糜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熲賀若弼皆坐誹謗被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共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蒺次施弩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主無日

不治宮室然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又而益厭矣每遊行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水之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京爲東都二月至西京三月西巡河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土谷渾其大酋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主多傳脂粉坐深宮不好詩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雨晦冥饑餒沾濕士卒多凍

水則倚尼道士著客皆乘御舟陸則以後宮妃主啖軍士

奈是炀帝皇後皆以

死後宮妃主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駕入西京冬復詣東都六年正月主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布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爲何市人不能荅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冬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通龍舟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聚爲羣盜所

不聞盜賊云

在蜂起攻陷城邑莫能禁止八年至遼東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爲驍果命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主復議伐高麗三月至遼東命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遼東城既久不拔主乃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爲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乃還及玄感戰敗主乃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蓋知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

詔別宮人詩我夢江東好征遼亦偶然哀詞也

遼東故難攻

可痛

阬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胤死主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誰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作天子矣十年復伐高麗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乞降十月還西京十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納言蘇威侍郎蕭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

假刻可鄙但句足以殺人猶有死不休者

初詔宇文述以家累隨軍且語之曰項籍無今即其故事可哂也

楊素張衡宇文述皆罪人也素衡伏法而述免然弑煬帝者即述子也

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即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自安矣主乃親巡將士而告之又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告始畢始畢解圍去主乃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主從之至東都顧盻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鄉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十二年詔毗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述勸至江都從之遂至江都以李淵爲太原留守五月唐公李淵起兵趣長安迎代王即位遥尊煬帝爲太上皇唐高祖淵武德元年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已亂亦擾擾不安汲汲顧景惟作吳語嘗夜置酒御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主見中原板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將從駕驍果多關中人父客思鄉多謀叛歸虎賁郎

將司馬德戡素有寵乃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日裴虔通等謀弑隋主主曰天子死自有法不可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乃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在位十二年

陳明卿曰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世基曰小竊不足慮義臣擁兵不少不宜久在閫外乃放散其卒自是隋家無對敵之人矣世基白面書生有此狠手段固宜僕僕御脚行城間○世基又曰越王年少其言不足信可見煬帝不及秦二世○史稱封德彝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亡國之言二者足矣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李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耶密遂謝病去益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感反密與謀曰今

得此一事之力

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强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齎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聽至東都玄感每戰皆克自謂功在旦暮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紿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踵我何以共完乎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追兵及之而敗密爲邏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揚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

王季才汝妻之已而收捕雍丘令丘君明王季才皆死

密說讓曰今銳兵盡于遼東和親絶于突厥乃巡遊楊越棄弃東都此舊起之會及

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其俠王季才家爲吏所迹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讓素憚須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率驍騎伏于林莽須陁引兵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殺須陁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縣是人爲用密復說讓曰今羣豪兢興公宜先人有懷除羣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一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

勸親行掩襲洛口倉賑飢皆至計也而讓不能用

此須君得倉更議之密遂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繦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皐而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右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以讓爲司徒據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春門隋將裴仁基滎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亦以所部來歸密乃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諸賊帥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

密讓爲唐家父子先驅功不小

西祖大帝

歸密密又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皐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

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予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拏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蹔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婁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翰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而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終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大喜曰

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攻隋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皆捷遂陰圖翟讓殺之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爲浮梁絕水以戰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充得脫密乘鋭拔偃師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而還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于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于

密能義什為慈明而不能主張乎珣且殺劉華密死期將至矣

洛陽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東都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卽以琮齎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欲東拒化及又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侗乃拜密太尉行軍元帥魏國公密旣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度化及糧盡遂進戰化及勢窮轉掠汲郡趨魏而去其將盡帥所部兵歸密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不悅蓋世充本欲以城應化及也然密旣殺翟讓心亦頗驕兼之府庫財竭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於是人心始離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棄於道踐轢狼扈賈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公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廩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公孰與成功乎不聽徐世勣數規其失密內不喜使出就屯故其下多苟且無有固志武德元年密旣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仍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

密語楊玄感以走遼東爲上策取關中爲中策取東都爲下策及其自謀則頓兵洛陽而敗

勞奔命破之必矣會陳智畧樊文起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邴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充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耻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詒破桃林縣驅掠其衆直趣南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將也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即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候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

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憾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唐

（生、死、交、情）

陳明卿曰淵得密書曰不如卑詞推奬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皐之道綴東都之兵胡三省註曰塞成皐則江都信使不通綴東都則不得西應長安蓋已在淵局中矣若夫顧戀倉粟未遑遠畧世民之言太難爲密也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人材力絶人重然諾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戶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由是益知名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以建德爲隊長會邑人孫安祖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羣盜俱起建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盡

危矣吾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亂阻奥可以阻衆承間竊出椎埋掠奪且得廣招豪傑觀時變以就大計乃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入高雞爲盜時鄃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蓨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鄃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閭舍縣官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聞其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亡狀達取所虜陽爲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絢書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建德因襲殺其軍人獲其人馬追斬絢於平原獻首士達威震山東後隋遣太僕楊義臣討破張金稱于清河乘勝欲遂入高雞泊建德謂士達曰義臣隋善將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而自將兵逆戰後五日義臣斬士達建德以百餘騎走饒陽取之并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初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以恩遇之故隋郡縣吏多以地來歸建德建德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又以計取上谷賊魏刃兒十萬之衆而并有其地十四年建德遂築壇場於河間

建德知大計處

自立爲夏王都樂壽署官屬七月隋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怯建德乃率敢死士千人襲之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河間丞王琮率郡屬面縛出降武德元年引兵討宇文化及化及保聊城建德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斬宇文智及化及并其子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入月陷洺州遂遷都焉北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充廢侗建德乃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遂降滑人齊濟二州亦降兗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建德殺其大將王伏寶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割左右手乎以後建德數戰皆失利會秦王伐世充世充來乞師建德發兵三十萬往救之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蕭津收河東地此一奇也建德將從之而世充所遣使日夜涕泣請兵不已又陰齎金玉以啗諸將諸將請曰凌敬書生耳安知戰乎建德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計善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建德曰此非女子所

知鼓而前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入牛口谷唐師獲之傳斬長安初軍中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餘黨欲立其長子爲主善行曰夏主奄定河朔號爲威强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璽降唐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善行與建德妻並智

○賢○妻○

陳明卿曰建德破宇文化及先謁蕭后而后召隋文武臨斬之故隋宮人以千計皆不草草發兵馳救身亡矣亦不媿○高祖不誅宇文士及王世充而必殺蕭銑竇建德何也劉黑闥再叛建德不可殺矣

此蕭銑與文靜言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共三百零六年

太宗父李淵隴西成紀人也初隋主以淵爲太原留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先死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長孫順德與劉弘基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及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文靜見世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今

所可

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
有真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
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
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
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壯之乃陰部署賓客
世民恐淵不從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
之不利而返懼并獲罪世民乃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
無道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
嚴刑危亡無日矣若順民心興義兵即可轉禍而爲福也
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乎吾今執汝世民徐曰世民

運籌亦是觀其尊大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迫帝宣及登

[illegible]立遂成爲太子亦自不差[illegible]其私[illegible]陽宮人引子文士及爲親臣可哂耳

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礼熙誘范曄宇文述說楊約皆用此策甚矣小人之易動也

天時人事如此故耳淵曰吾不執汝汝慎勿出口也明日
世民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
族滅願大人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
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是裴寂以晉陽
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死士
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恰
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柰何正須從之耳文靜乃
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
情恟恟思亂者衆世民即與劉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
集文靜復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上馬以益兵勢淵從之

遂以子元吉爲太原留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至西河會天雨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欲襲晉陽淵議北還世民曰今不殺被野何憂乏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將何以自全也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復入不得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安得不悲乎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世民乃分道夜出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欲引兵西趣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十一月世民遂克長安武德元年宇文化及弒隋主于江都唐王淵即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秦王遂平涇州降薛仁杲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

氣銳而論正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將何以自全也淵不聽促令（好貨）引發世民復入不得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安得不悲乎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世民乃分道

世民用兵日得神速三字乃用徐洪客獻平密直向江都計

此六月四日之事所自起也然而唐家世世蹟而矣

禾穀被野河曼之粮御此意也

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壓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之衆乃服秦王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羅睺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二年唐定租庸調法已而劉武周等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宋金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

敬德約一王啊聖天子如腐鼠難乎其爲人臣也

金剛相持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秦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宜乘勢攻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則不可復攻矣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秦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遂命釋之引入臥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陞

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秦王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四年秦王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竇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于成皐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何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縱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

先是煬帝遣王世充等大討竪密如項羽然三秦無賴及漢王而丁寶玄爭勝負全

爭未已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一旬兩主就縛矣秦王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將驍勇東趣武牢甲申秦王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

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逡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夏四月諜者告曰建德伺唐兵芻盡牧馬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勢因留馬十餘匹牧于河渚之間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秦王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今與公

太宗失利于遼東不聽李靖言也道宗世勣何不用之以禦衆佐俾非敗于所恃歟

秦王處置建德失宜而黑闥連突厥

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也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列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速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秦王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帥史大宗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槊墜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詣軍門降世充建德之地悉平是年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秦王遂開館以延文學之士竇建德劉黑闥復叛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地秦王攻拔洺水

建成盡出秦杜諸臣欲因飲饌拉殺太宗而溫公以帝欲誅其先發意之非也

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秦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秦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六月太白經天、己未、復經天、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武德九年、高祖乃立秦王爲太子、太子卽位、改年、貞觀、放宮女三千餘人、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强弱、常以吾弱當其强、强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上又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商確、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長孫德順受人餽絹事覺、上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分天下爲十道、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

戰爭乃世民一生得意事卓吾每每略之如渭水頌

鹿一段文字矣

封比于萊而一聞魏徵以諫草示史官遂仆其碑停叔王婚何也然徵論事亦有浮元處不及馬周

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卿曹各當狥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又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詔自今奴告主

長孫無忌諫止封建云三代皆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名言也

帝當戒公輩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嘗爲公輩念閔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然已屈殺二人矣故

者斬四年上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疋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六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頒新定五經于天下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十七年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高祖今上實錄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

曰爲難

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作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卽位以來、不善雖多、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基業、苟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若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後有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誅之、貞觀三十三年、帝崩、壽五十二、

力過武氏者、廷臣惟無忌遂良李義琰薛稷上官儀

自高祖至太宗女嬪

高宗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立太宗武才人爲后、垂簾聽政、天下大權悉歸中宮、

中宗哲高宗第七子、武后臨朝之明年、廢哲爲廬陵王、居房州、而立豫王旦、使居別殿、凡七年、而后自稱帝、改國號周、又廢旦爲皇嗣、及張柬之等舉兵討亂、復迎立哲、后稱周二十二年、壽八十二、初哲爲母所廢、餘十五年、及復位昏愚、又甚縱豔妻信妖女、尊寵三思、貶損譙王、竄殺五王、殺韋月將、用斜封墨敕而賄豫、旁午、以哲一身、始爲母廢、終爲妻殺、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厭其德而絕之耶、韋氏既酖其王、立溫王重茂、而自攝政、相王子隆基舉兵誅韋、廢重茂、奉立相王、然則哲復位、僅四年耳

年號一十○司馬遷作呂后紀、唐史作天后紀、何無識也

沈既濟曰、國史改武后稱太后、勿稱上省、天后紀合中宗紀、別爲后傳、天后紀類惜不行、后朝多召子知宋璟張廷珪劉知幾生徵、則蘇安恒

上皆侍貞傑等馬懷素其者者甚不類古宗朝○以亟書疑祿王琰致愛憤死竟甚戾太子矣

國忠典選女兄弟環觀而嘯矣其貌養者此何時也二十四郡求一忠臣得乎

睿宗旦高宗第八子在位三年傳位太子

玄宗即位以風俗侈靡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有司銷毀以供國用其珠玉錦繡悉焚於殿前罷兩京織錦坊

（×惡人甚×）

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境開元之際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疋糧百九十萬斛開元二十年以前專用姚崇張說宋璟韓休張九齡厲精圖治而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行者萬里不持寸兵天寶以後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讒諛並進三子罪一日殺之可慨也夫祿山反出走蜀後乃還在位四十年壽七十八

歳多歷年所既壽且康胡爲也哉

肅宗玄宗第三子初封忠王後立爲太子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祿山反玄宗走出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太子乃留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等共迎太子至靈武太子即位雖賴郭子儀李光弼等擊賊克取兩京復完唐室然藩鎮廢立因而授之紀綱壞矣在位七年張后李輔國用事終不朝西內真庸主也哉

代宗在位十八年寵宰程元振魚朝恩使李光弼以憂死吐蕃入京天子走陝非令公殆矣

戀晨昏而不取范陽彼一時也及畏張后而不朝西內此一時也鄭候亦難拘手

不及建寧上陵遂矣○以子廢母不孝不

戰鬬國而今論殺之不義

歐陽公曰恥見伯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確計也

德宗在位二十一年，初即位，詔罷四方貢獻，縱馴象出宮女，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有司不復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言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預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即日下詔從之。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

勢方太原遠在山東神策六軍繼出關外逆卒未亂亡外已策其先幾矣

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常，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然扁信盧杞，出走奉天，陷顏眞卿幾殺陸贄；以反悲夫。

貶李實放逐賢能進奈遣逐臣麗中官與

順宗德宗長子，貞元二十年，病風不能言，及即位，立憲宗而自稱太上皇。

兵皆可採文宗每言順宗實錄不實○韓文公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憲宗在位十六年，神武英斷，初用杜黃裳裴度等，削平蔡鄆諸鎮，強臣悍將，斂手削地，晚年驕侈，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至是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王守澄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中尉梁守謙與守澄等復殺承璀，而立穆宗。

憲宗自朕初在德宗左右未見百宰相熟議得失者

穆宗憲宗第三子，牛僧儒李宗閔等相繼為相，分立朋黨，蕭俛建銷兵之議，而河朔復失矣。改元長慶，在位四年，餌金石崩。

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銷兵議參軍值不從劉總所還州來克戰等而酗作亂可謂兩大罪○郭大后不皆為朝取制事乎與之賢哉宜宗修生母之怨不合莖不祔廟僅一正禘言之迫懲宗廟始伸其說

敬宗，穆宗長子，善擊毬，好手搏，宦官小過，動遭捶撻，夜獵還宮，克明等弑之，在位三年。

文宗，穆宗第二子，年十二，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而受制宦官，雖憤然欲除之，始謀之宋申錫，再謀之李訓，鄭注，皆敗，在位十四年。

武宗，穆宗第五子，初封潁王，文宗崩，仇士良等矯詔立之，上英姿特達，克振威權，與李德裕深相信，故能收復太原等郡，而餌方士金丹，享祚不永，惜哉，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在位六年。

宣宗，憲宗第十三子，穆宗之弟也，明察節儉，而性猜刻，好抉摘細微，裴休請建太子，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矣，餌方士藥，躁渴崩，在位十三年。

志亦足伸其志也延英召對漏下十一刻除吏必召見豈無益哉

懿宗宣宗長子奢侈暴斂百姓苦之已相聚爲盜猶遣使往迎佛骨羣臣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荅曰朕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迎至京師降樓膜拜流涕霑臆在位十四年

廢李德裕而用白敏中令狐綯彌留之際不立太子不見大臣

僖宗懿宗第五子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等定策立之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爲阿父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尤好蹴鞠鬬雞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當中狀元也黃巢之亂出走蜀乃歸在位十六年

破黃巢而復京師史稱在蕭宗之上

昭宗懿宗第七子徙都于洛昭宗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

然當其時奸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釁鴟張蟠結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策國老斥天子爲門生終致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朱溫遂逼遷于洛陽殺之在位十六年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相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大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星變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除貶竄外其餘三十餘人盡殺之於白馬驛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故深嫉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

自是五代更五十餘年而后止

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

種○毒

哀宗昭宗子九人全忠盡弑之祝以幼得立尋亦受禪被弑在位四年

陳明卿曰唐世紀不載高祖亦一缺典卽其殺王威高君雅與退突厥兵非無謀勇者當倥偬時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大蠹特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數自人外無所用之不遠過蕭代哉或諫以官太濫曰隋吝勳賞柰何效之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且高祖二女號娘子軍者有衆數萬其英風固不減而史書悉以美世民過矣

簒弑戶盜

後梁一十七年

朱溫有膽略善戰初從黃巢爲羣盜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更名晃遂滅唐七年而子友珪弑之

毒　陵

末帝朱友貞初封均王起兵誅友珪卽位十一年而後唐伐之遂自殺而梁亡

毒　發

陳明卿曰全忠以李克用破巢而夜掩擒其師僖宗不暴罪惡使克用孤單疑怨而全忠無所憚矣克用嘗救全忠於兗鄆兗鄆乃及河北而且巧于結魏不以國

戲乎○全忠殲王重榮之族殺克用攻覆朱宣朱瑾皆素所德也忍人哉○克用緩于禦敵拙于攻地故亡全忠取洛孟蔡與兗河中識先後着故篡篡後遺書克用願各帝一方誓死不許其後人卒能滅梁天道也哉

張承業輩晉王先滅朱氏復列聖之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與王言也

討逆正位

後唐一十三年

莊宗李存勗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至存勗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國亂被殺五代史云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于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

以李嗣源入汴願與共天下而容其子以一官俾優與處固宜如此

其意氣之甚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又何衰也方其盛時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家世寒微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

繼岌而逐之以此用爲笑樂其戰于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于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莊宗不聽常與群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宗失色群伶大驚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于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殿中多惡犬新磨云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畜繼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

陋何足矣

譏笑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諸伶獨新磨善俳而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高竟與彥瓊共弒莊宗莊宗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葬于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于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

賢主明宗李嗣源即位年踰六十每夕于宮中燒香祝天曰某胡人因衆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于五代粗爲小康

明宗死閔帝從厚立廢帝從珂明宗養子也初封潞王弒閔帝而自立石敬塘兵至遂自焚

安重誨謀害潞王而出從厚殺從璨皆明宗親子姪可以潞王他日之反薄責之哉況王叛實重誨劫楊彥溫致之又令藥彥稠殺彥溫以滅口歐陽公五代史何得漫許陳明卿

呂琦知石敬塘必引契丹爲患在唐太中亦早見也

借兵臣虜

後晉一十一年

石敬塘沙陀人明宗之壻也潞王簒位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曰何不且留還歸欲與石郎反耶敬塘聞之懼乃借契丹兵以滅唐稱臣稱父於契丹割幽薊十六州以奉契丹契丹乃立敬塘爲晉皇帝在位七年無嗣馮道迎齊王重貴立之四年而契丹執之以歸

乘便竊位

後漢四年

劉昌字知遠先亦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昌乃即位在位二年周王承祐立是爲隱帝初敬塘之借兵契丹也知遠諫曰以金帛貽之足矣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禍嗚呼使敬塘能聽其言安有四百餘年腥羶之苦哉

破壁割一鎮以予契丹智不及知遠哲

因時援立

後周十年

郭威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在位三年

聖主柴世宗榮郭威養子也在藩邸時專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御軍號令人不敢犯攻城對敵矢石雨落略不動容不事絲竹不愛珍玩文武參用各盡其能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宜矣在位六年宗訓嗣立年方七歲

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毀其像爲錢曰使其眞

世宗先取淮南然后下幽州與是勝者

身尚在苟利于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又期以一歲均天下之田北取三關兵不血刃真英主也

陳明卿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